

永仁作家丛书

虚构滇北

姚
霏
著

我的老家是永仁，那可算最地道的滇北了。永仁有个很美丽的古名叫苴却，属楚雄州管辖。楚雄是彝族自治州，那是个由酒与火哺育的民族，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习俗，譬如太阳历，譬如火葬……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永仁作家丛书

虚构滇北

姚
霏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构滇北 / 姚霏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8

(永仁作家丛书)

ISBN 978-7-222-11166-0

I. ①虚… II. ①姚…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5064号

责任编辑: 张晓岚 唐俊

封面设计: 窦雪松

责任校对: 张晓岚 唐俊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虚构滇北
作 者	姚霏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楚雄洪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166-0
定 价	20.00 元



姚霏

汉族，笔名沧浪客，1965年8月1日出生于云南永仁。15岁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6岁开始在《萌芽》、《上海文学》、《人民文学》、《钟山》、《清明》、《北京文学》、《福建文学》和《中国》等刊发表文学作品，19岁大学毕业到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大学语文》和《大学写作》等课程。1985年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1987年以《城疫》系列《被同情的人》、《红宙二题》及《老鼠和我的冷斋一梦》等作品，被列为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其间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万字。1990年辞去大学教职，以“沧浪客”为笔名创作出版长篇武侠小说15套共46本约600万字。1995年因《一剑平江湖》与金庸、梁羽生、温瑞安、于东楼等8人同获“首届中华武侠文学创作大奖”。2009年获“首届高黎贡文学节年度作家大奖”。1996年起在深圳、海南从事影视创作，有《百年虚云》、《走入佛门》等数十部（集）作品面世。已出版作品集《说吧，云南》、《行走金平》等著作多种，在全国报刊开设各类专栏。做过5年大学教师，10年影视编导，30年写字谋食。迄今已出版作品近千万字。现任昆明作家协会理事、《春城晚报》文化主笔。



自序：无中生有的滇北

这是从我发表在《大家》杂志上的中篇小说《滇北拳事》里改编出来的话：官方文献中没有滇北这种说法。滇东北滇西北之说倒是有的。滇东北指的是昭通和东川北部地区，滇西北则是丽江和楚雄北部的几个县。因川滇以金沙江为界，而金沙江在北纬29度附近转了个大湾，呈V型，滇北就一下子就变成川南了。但楚雄州的另几个县，如永仁、元谋、大姚等地区的土著居民，却以滇北人自称。他们有出门谋事者，别人问：从哪儿来？答应滇北。自豪中便有些忿忿：别人不知滇北之说。若仅从地图上看，他们的故乡倒还真在云南的正北。

滇北属于山区。那些山很不规矩，什么走向的都有，威风凛凛地把一个个小坝子围着。居民们聚居在那些小坝子上，种点包谷小麦红薯之类，很有些金沙江的支流流经坝子，因此也有种稻米和蚕豆的。就很忙，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只是每年二三月，小麦种下了，算是有点儿农闲时间，便围着火堆喝酒跳舞唱歌，顺便繁衍些同样黑黝黝的也是被四周高山围着、在红土地上耕作生息、连绵不断地



替换父辈的子孙。

滇北的红土黏性强、硬，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就很贫困。比如你到某户农家的厨房，随手就能抓四五只苍蝇，而到茅棚蹲着，有鸡有猪围着你看、哼哼，令你羞涩和紧张……但对于作家而言，或许就是财富。

我的老家是永仁，那可算最地道的滇北了。永仁有个很美丽的古名叫苴却，属楚雄州管辖。楚雄是彝族自治州，那是个由酒与火哺养的民族，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譬如太阳历，譬如火葬，等等。如今老家的领导要编辑出版一套“永仁作家丛书”，我自然责无旁贷。

虽然小说大多属于虚构，但我还是要让人们知道，滇北是真真的有——哪怕被指认为无中生有，也不在乎。

是为序。

2013年春于昆明

目 录

自序：无中生有的滇北/1

世道/1

浮屠/38

烧炭老人/63

滇北拳事/103

哭孩/140

第八个是虚像/175

被同情的人/218

旧村札记/229

我的童话 我的云南（代跋）/246

后记/249

世 道

一

最壮的那条公牛把所有母牛追得价天乱跑。奶奶挺着个大肚子，骂那条公牛的祖宗。爷爷站在一个土丘上哈哈大笑。奶奶说：笑！笑个球！爷爷看了看奶奶的大肚子，说：那些小母牛跑只是装装样子。

那是 1932 年清明节前后的事。

1932 年谷雨节的后一天，我父亲这个倒霉蛋，降落在小地主徐耀祖家耳房的灰堆上。他的脐带是奶奶用手掐断的，因此他哭得比一般孩子要响。那时候有一只灰雀飞进来，在屋子里乱撞了好半天才逃出去。奶奶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就在苍白而布满冷汗的脸上绽出一丝儿笑容，然后我父亲有了第一个名字：小灰。

爷爷开始骂骂咧咧。

由于父亲的出生，爷爷不得不独自照管 31 条牛。爷爷独自照管 31 条牛很吃力，就骂骂咧咧。

奶奶说：哼！又不是老娘自己干的，谁叫你每天夜里像条公牛来着？！

爷爷一想也对，就不再骂了，只是脸阴沉得厉害。



这种阴沉沉的脸，爷爷将它保持了27天。在这27天中，父亲茁壮成长。奶奶叫他小灰，他已经会把头左右地转了。

27天后，就见不到爷爷阴沉沉的脸了。

从此再也见不到了。

那是个雾气浓重的日子，爷爷一清早将牛赶向山坳，就再也不见回来。

有人说，爷爷将那些牛赶到太阳镇卖了，得了一大笔钱，到山外享福去了。

又有人说，爷爷将牛送给了脖子上有两块红布条的“流氓”换了个团长干，并搭着一个水灵灵的姨太。

很多年之后，有人非常肯定地说：爷爷确实是将那些牛卖了，但他并没有到山外去享福，而是用那些钱买了枪弹，招了几个兄弟，占据了一个山头，当了大王。

因此，在我非常小的时候，经常幻想着某一天，会有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腰杆上别着两支手枪的人来将我们接走。

可惜一次也没有。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了。如今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没有爷爷。一个也没有。

爷爷离家出走，最痛苦的不是奶奶，而是徐耀祖和他的大姨太。奶奶只是愤怒，把她那昧良心的男人的祖宗八代操了几回。但徐耀祖却气瞎了一只眼睛，他的大姨太跳了一回井，没有死，被人捞起来倒出一桶水，就去找奶奶算账。

奶奶挨鞭子是不叫不嚷。她认了。倒是父亲在一旁哇哇大叫。

徐耀祖用一只眼睛瞄准父亲，说：小杂种！老子的家都被你那狗娘养的爹给败了，你还嚎！再嚎，老子掐死你！

父亲却还是哇哇大叫。

徐耀祖冲过去，一把拎起父亲，高高地举着。

奶奶说：东家的，你要解气，就打我吧，孩子他还小呀。孽，是他那没良心的憨爹作的，和他不相关哩。

于是徐耀祖狠狠地将父亲扔到床上。

也怪，父亲居然不哭了。

徐耀祖说：赔我的牛来！

奶奶说：我那昧良心的男人坏了你的家，你要解气，打死我我也认了。你那些牛，照理是要赔的，但东家你也知道，我赔不出来。你就打死我吧。

徐耀祖吼道：打死你我的牛就回来了吗？！

奶奶想了想，很老实地说：回不来。

徐耀祖于是一跺脚，狠狠地将鞭子扔在地上，冲回自己的屋子，抱着大姨太哭。

奶奶抱着父亲哭。

天仍然阴雾很重。

大姨太说：打死那贱货！

徐耀祖说：打死她那些牛也回不来呀。

又哭。

大姨太说：嫁给你这个败家货我真是倒了霉，呜呜，我的命好苦哇——！

大姨太是从鹧鸪寨嫁过来的。鹧鸪寨离旧村有 20 里山路。大姨太嫁过来 3 年了，还没有怀上。大姨太的爹是鹧鸪寨寨主，嫁女儿过来的时候，他陪了 10 条牛。因此，虽然 3 年了大姨太怀不上一儿半女，徐耀祖也不敢多说什么。

大姨太又说：你这个败家的货，呜呜，你这个没用的货。

徐耀祖就吼了一声：嚎！嚎！嚎！嚎个球！光嚎那些牛就



回来了吗?!

大姨太就不嚎了，她睁大眼睛瞪着徐耀祖，说：吼?! 你还敢对老娘吼? 你这个没用的!

徐耀祖说：我没用? 是我没用还是你没用! 你这个空心萝卜，嫁给老子3年，连耗子也养不出一个。你成心让老子断子绝孙咋的! 别仗着你那狗爹吓人，老子眼下连家都败了，还怕什么来! 你给我滚!

大姨太说：滚? 你叫我滚?

徐耀祖说：滚! 滚滚滚! 你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大姨太说：好呀! 我滚! 你徐耀祖好好等着，好好等着!

然后大姨太像条被豹子追赶着的母牛那样，跌跌撞撞地冲出屋，回鹧鸪寨去了。

徐耀祖和大姨太的话奶奶都听见了，看着大姨太冲出去，把门摔得山响，对着她肥大的背影，奶奶目瞪口呆。

徐耀祖喝得烂醉。倒在一堆呕吐物旁，他不停地叫着他的那些牛。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奶奶走进屋子，将徐耀祖抱上床，费了好大的劲儿。然后给他盖上被子。

奶奶要走，不防徐耀祖伸出一只手抓住她的衣角，说：牛!

奶奶说：东家，牛我赔不起。你饶了我母子俩性命，大恩大德我母子俩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我母子俩就交给你了，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徐耀祖使劲眨了眨眼睛，发现奶奶很朦胧，也很漂亮，就说：我要你的奶。

默默地，奶奶拉起徐耀祖的手，将它伸进自己的怀里。

那一年奶奶 19 岁。

两个月之后的一个天气很好的傍晚，一群人气势凶凶地冲进旧村。

人们说：徐耀祖要倒霉了。

果然，那群人在徐耀祖大门前停了下来，冒出一个大姨太，对着大门吼：徐耀祖，你给老娘滚出来！

站在大姨太旁边那个又高大又长满毛胡子的人就是她爹，鹧鸪寨寨主。寨主一言不发，抱着手，用凶巴巴的目光盯着那两扇红漆大门。

大门口一边一个呲牙咧嘴的石狮子，寨主的目光和那石狮子的样子一样，又硬又冷。

良久。

红漆大门从中间猥猥琐琐地裂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只惊恐的眼睛。

大姨太又吼：徐耀祖，老娘裤带系紧了，露你出不来吗？！

徐耀祖哎哎地应着，冒出头来，又冒出身子来，然后挤出满脸的笑。

徐耀祖保持住满脸的笑，几个碎步到了大姨太面前，说：大姨太，你回来了。

大姨太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把头抬得高高的。

徐耀祖又小心翼翼地 说：老岳丈，您也来了？快到屋里坐。

寨主依旧抱着双手。甚至没看徐耀祖一眼。

大姨太说：徐耀祖，睁开你的狗眼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哪个和你一般人模狗样。

徐耀祖说：是、是、是。

大姨太说：徐耀祖，咱们的账今天得算算了。



徐耀祖说：账？什么账？

大姨太说：呀嘞！跟老娘装蒜咋的？

徐耀祖说：是、是、是。

是你奶个烂×！寨主于是发话了：你给老子听清楚了，今天你是要个全尸不要！

徐耀祖说：要要要。

一愣，又说：不要、不要。

寨主说：不要？那好呀，给他个碎尸万断！

马上有两个壮汉亮出了杀猪刀。

于是徐耀祖扑通跪下，连续磕了27个响头，嘴里在不停地：饶命饶命岳丈大人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呀——！

寨主说：岳丈大人?! 哼！谁是你的岳丈大人！我姑娘不是被你赶出门了吗?!

徐耀祖说：是、是、是小人瞎了狗眼！不知好歹，得罪了姨太，望您老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小人这一遭，小人发誓重新做人，再也不敢得罪了。

寨主一瞪眼：嗯?!

徐耀祖说：小人说的句句是掏心话，望你老饶了小的这一回。

寨主说：你敢发毒誓吗？

徐耀祖连忙说：敢敢敢，天公在上，地母在下，小人徐耀祖刚才说的句句是实，若以后再敢得罪姨太，在家遭雷劈，出门被水淹，碎尸万断，尸骨不存！

寨主说：好，就算我将你那狗头暂时寄存在你脖子上，只怕我姑娘还不答应呢！

徐耀祖连忙磕头，说：谢老岳丈活命之恩！然后又跪着将头转向姨太，说：徐耀祖一时糊涂，得罪了姨太，望姨太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小人这一回。

大姨太说：饶你狗命，那容易……

徐耀祖忙说：谢姨太活命之恩！

大姨太说：慢着，你先给老娘磕一百个响头再说。

于是徐耀祖忙不迭地磕头。

徐耀祖的额头上就长出了红彤彤的一个大疱，就像多了一个鼻子。

大姨太受着她男人的磕头，说：老娘嫁给你这3年来，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麻布衣裳，图着你个什么来着！天天为你操持家务，生儿……苦得老娘只剩一把骨头，到头来还得受你的气。

徐耀祖昏乎乎地磕着头，嘴里不停地吐出“是”字。

大姨太的眼睛就渐渐红了起来。

大姨太用手抹了一把眼睛，接着说：那个烂心烂肺的狗杂种将家里的牛赶走了，又不是老娘叫他赶走的，你拿老娘出哪门子气。再说，你徐耀祖要有良心就想想，那些牛是怎样得来的，还不是和老娘一起嫁过来的。唏唏——

听到大姨太的抽泣声，徐耀祖抬起头来，问大姨太：磕了几个啦？

大姨太一愣，说：起来吧。

徐耀祖站起来，像是酒醉了一样。

于是大姨太扶起她的男人，一群人就跟着他们拥进红漆大门里了。

围观的人说：还以为要淌血呢。扫兴而回。

晚上徐耀祖家灯红明亮。奶奶忙着往各张桌子上菜。

菜不外乎猪牛鸡狗肉。

酒喝了17斤。

寨主对为他斟酒的徐耀祖说：牛我有的是，改日叫人给你



再牵 20 条来。那个狗娘养的老子饶不了他！

徐耀祖说：多谢岳丈大人！

徐耀祖的笑脸一直保持到次日清早。由于额头上多了个又红又大的疤，他的笑脸比较奇怪。

第二天清早，寨主带着那一伙人走了。

徐耀祖和大姨太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外好远。

寨主说：好好待我姑娘。

徐耀祖说：哎。

寨主说：牛我过几天叫人牵来。

徐耀祖又说：哎。

然后那一伙人就走了。徐耀祖和大姨太回到家里，关了大门，大姨太说：帮老娘把衣服脱了。

徐耀祖说：干嘛？

大姨太说：叫你脱了就脱了。

于是就脱了，露出雪白硕大的身躯。

大姨太说：抱我上床。

就抱上床。

徐耀祖说：我多喝了两碗，头有点晕。

大姨太说：我不管你晕不晕，老娘两个月没沾男人了，实在难熬，你还愣着干什么，快来呀！

只好来。

徐耀祖日渐憔悴。

奶奶背着父亲，天天赶着牛上山。牛在山坡上吃草，奶奶就坐在一旁呆呆地盯着远处的山看。

山灰蒙蒙的。

直到太阳快落下山去了，奶奶才赶着牛群回家。

家里一般都有大姨太镇守着，只是偶尔大姨太不在，徐耀

祖才敢跑进奶奶住的耳房。

父亲两岁左右时的一天晚上，奶奶刚将牛圈关好，回到耳房，徐耀祖就跟着进来有将她按倒在地上。

奶奶边挣扎边说：东家的，你等等！

徐耀祖说：等不得，那母老虎就要回来了。

奶奶说：不，不是。

奶奶将徐耀祖伸向她裤带的手拼命掰开。

徐耀祖大惑不解地望着奶奶。

奶奶说：东家的，你别在意，反正我命都是你的了，还有什么不能给你呢，只是你听我说，事情恐怕不好了。

徐耀祖说：什么事情不能干过了再说吗？

奶奶说：不能，我有了。

徐耀祖说：你有了？你有什么了？

奶奶说：你看看我的肚子。

就捞起衣服来。徐耀祖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奶奶的肚子确实微微有些凸起。

徐耀祖说：你怀上啦？

奶奶说：恐怕是怀上啦。

于是徐耀祖跳起来，在奶奶的脸上咬了一口，说：我有儿子啦！我有儿子接香火啦！

哈哈大笑。

奶奶摸着脸上的齿印，说：东家，儿子倒是你的，就怕让大姨太知道了，你——？

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徐耀祖愣了一愣，颓然坐下，然后喃喃地说：这怎么好？

奶奶说：我去死。

徐耀祖说：你不能死，你一死我就绝后啦。

奶奶说：大姨太她——？